



屠格涅夫选集

中短篇小说集

中

I 512.4

8

80536

书

屠格涅夫选集

中短篇小说集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1856—1870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5 年版《屠格涅夫
十二卷集》第六、七卷译出。

责任编辑：磊 然

中短篇小说集(中)

Zhongduanpian Xiaoshuol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7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5}{16}$ 插页 2

199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470

ISBN 7-02-001320-1/I · 1207 定价 6.15 元

目 次

浮士德	磊 然译 (1)
阿霞	萧 珊译 (52)
初恋	萧 珊译 (111)
不幸的少女	钱 诚译 (189)
草原上的李尔王	萧 珊译 (294)
题解	(388)

浮士德*

九封信组成的故事

Entbehren sollst du, sollst entbehren^①

《浮士德》(第一部)

第一封信

帕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勃

致谢苗·尼古拉耶维奇·弗

一八五〇年六月六日于 M. 村

我来此已经三天，我的好朋友，遵照我的许诺，现在提笔给你写信。从早晨就落起濛濛细雨，把我困在家里；而且我也想跟你聊聊。现在我又回到我的老巢里，说来真是可怕，我已经有足

-
- * 《浮士德》是德国十八、十九世纪伟大诗人歌德最主要的代表作。歌德写作《浮士德》延续了将近六十年。《浮士德》取材于德国十六世纪关于浮士德博士的传说。传说中的浮士德与魔鬼结盟，制造了许多罪恶的奇迹，死后灵魂被魔鬼攫去。歌德把这粗糙的民间传说加工改造，把浮士德提高为一个在人间不断追求最丰富的知识、最美好的事物、最崇高的理想的人物。

① 德语：你应该节制，克制自己的愿望。

足九年没有到这里来了。真的，你恐怕难以想像，我完全变了一个人了。的确是变了一个人了：你还记得客厅里我的曾祖母的那面发黑的小镜子吧，四角都包着形状奇怪的螺旋形的东西，——你总以为，它挂在那里大概已经上百年了，——我一到家，就走到镜子跟前，这一照，不禁使我感到不安起来。我猛然发现，近年来我是变得多么苍老，模样也大大改变了。不过，变老的不光是我。我的那座早已破旧不堪的小屋，现在几乎要倒塌了，歪歪斜斜，要陷到地里去了。我那善良的女管家瓦西里耶夫娜（你一定不会忘记她，她总请你吃那么好吃的果酱），完全干缩了，背也驼了。她看到我，叫也叫不出来，也没有老泪纵横，只是哎唷一声，一个劲儿地咳嗽，无力地坐到椅子上，挥着手。捷连季老头倒还精神，腰板还像从前那样挺直，走路迈着八字步，穿的还是那种黄色土布裤子，脚上还是那双吱吱作响的、打花结的、高后跟的羊皮鞋，你看了曾经很喜欢……可是，我的上帝！——现在这两条裤腿在他的瘦腿上是怎样地晃荡着啊！他的头发白得多么厉害！他的脸完全缩得像个拳头。当他和我说话，当他在隔壁房间里指挥仆人，向他们发号施令的时候，使得我觉得又是好笑又是可怜。他满口牙齿都掉光了，说话含糊不清，漏风，带着咝咝的声音。可是花园却变得惊人地美丽：原来那些不显眼的一簇簇的丁香、刺槐和忍冬（你可记得，是我们一起栽的），都长成了出色的、枝叶茂密的灌木丛；那些白桦和枫树——全都挺拔高大，枝叶蔓延了。那一条条椴树的林荫路变得特别地美。我爱这些林荫路；爱那柔和的灰绿色和树拱下空气中的幽香；爱那投在暗色土地上（你知道，我这儿没有沙土）五色斑斓的网状光圈。我那棵心爱的橡树苗已经长成茁壮的橡树。昨天中午，我在它的树荫下的长凳上坐了一个多小时。我

觉得异常舒适。周围的青草都欣欣向荣。一片灿烂而柔和的金光笼罩着一切，它甚至渗进了树荫……而且，还有那阵阵的鸟语呢！我希望你没有忘记，我是非常爱鸟的。斑鸠不停地咕咕叫着，偶尔传来黄鹂的啼啼，黄头燕雀在唱它最美妙的歌，鹁鸟好像在怒冲冲地喋喋不休，杜鹃从远处和它呼应，突然间，啄木鸟像发疯似的刺耳地叫着。我一直在倾听，倾听着这交织成一片的和鸣，连动都不想动，心里充满了又似慵懒又似感动的感觉。而且长大的不仅是花园：我还不断看到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我怎么也认不出来，他们就是以前我认识的那些顽皮的小家伙。你所喜爱的季莫沙^①，现在已经成了又高又大的季莫费，这是你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像的。那时候，你老为他的健康担心，怕他会得肺病；可是现在哪，你就该看看他那双红红的大手怎样从他那黄色土布上衣的窄小的袖口露出来，他浑身鼓出怎样滚圆粗壮的肌肉啊！他的后脑勺像公牛的脖子一样，满头都是淡黄色的鬃发——真是一个地道的法尔涅斯·赫利克斯^②！然而，和别的孩子比起来，他的面貌改变得并不多，脸盘儿甚至没有长大许多，那快乐的、“打哈欠似的”（照你的说法）微笑，还跟从前一样。我让他做我的侍仆。原来的彼得堡的那一个，在莫斯科被我辞退了；他实在太喜欢摆出那副彼得堡的优越派头，叫我面子上过不去。我的那些狗我一只也没有见到；它们都死了。只有涅夫卡活得最长——可是它也没有能像阿尔古斯活着等乌吕塞斯^③回来那样，也没有等我回来，没有能够用那双暗淡无光的眼

① 季莫沙是季莫费的小名。

② 古希腊传说中的大力士。

③ 乌吕塞斯即奥德修斯，是希腊神话传说中最著名的英雄之一。荷马的史诗《奥德修记》的中心人物。他参与特洛伊战争后回岛，中途遇风，在离家二十年后回家时，他的爱犬阿尔古斯认出了主人，高兴而死。

睛再看看它以前的主人和打猎时的伙伴。可是沙夫卡却安然无恙，仍旧发出沙哑的吠叫声，一只割破的耳朵还是那样，尾巴上照例黏着牛蒡。我住进了你以前住的那间屋子。虽然有阳光直射进来，苍蝇也多，可是它里面的那股古老宅子的气味，却比其他的屋子里要少些。真是怪事！那股发霉的、酸涩的、淡淡的气味竟对我的想像力起了强烈的作用；我并不是说我讨厌它，恰恰相反，它勾起我的惆怅，最后，使我忧伤。我跟你一样，非常喜欢那些包着铜片的、矮而又宽的旧五斗橱，喜欢那些椭圆形椅背的、弯腿的白色圈椅和当中有一个淡紫色的大金箔球的、满是蝇粪的玻璃枝形烛台，——总之，我喜欢一切祖传的老古董家具；然而我却不能老看见这些东西：它使我心里充满心慌意乱的苦闷（正是如此！）。我住进去的那间屋子里的家具是本地制造的最普通的货色，不过我还是在角落里留了一只有搁板的狭长的架子，透过积尘，勉强可以认出架子上形形色色古老的绿色和蓝色的玻璃器皿。我让佣人在墙上挂上装在黑镜框里的那幅女人的画像。你记得吗，你说它是曼依·莱斯戈^①的画像。这幅画像在这九年里有些发黑了，但是眼神依然是那么若有所思，狡黠、含情脉脉，嘴唇上仍然漾着同样轻佻而忧愁的微笑，那朵半凋谢的玫瑰还是那样无力地从纤指中间垂挂下来。我对屋子里的那些窗帘很感兴趣。窗帘原来是绿色的，可是被阳光晒得发黄了；上面用黑颜料画着达尔连库尔的《隐士》^②中的场面。在一幅窗帘上，这位大胡子、鼓眼睛、脚穿凉鞋的隐士在把一个

① 曼依·莱斯戈是法国作家普雷沃(1697—1763)的小说《德·格里欧骑士和曼依·莱斯戈的故事》(一七三一)中的女主人公。

② 达尔连库尔·夏尔·维克多·普瑞沃(1789—1856)，法国小说家，他的小说当时广为流传，《隐士》尤其脍炙人口。

披头散发的小姐拉上山去。另一幅窗帘上，四个头戴无檐帽、肩部的衣袖蓬起的勇士在作你死我活的格斗，其中一个，en raccourci^①，被杀死了，躺在地上——总之，画了种种可怖的场面；不过周围却是十分宁静，月光又透过窗帘，将那么柔和的光线投在天花板上……自从我在这里住下之后，我真是心如止水，什么事也不想做，什么人也不想见，我毫无企求，懒得动脑筋，但是并不懒得去想，你很明白，这是两码事。起初，童年的回忆涌上我的心头……不论我去哪儿，眼睛瞧着什么，它们到处出现，连最细微的小事都历历在目，好像清清楚楚地摆在你面前，一动不动；后来，这些回忆又换了别的回忆，后来……后来，我渐渐地抛开这些往事，心里只是留下一种昏昏沉沉的沉重之感。你相信吗，我坐在堤岸上一株柳树底下，竟出人意外地突然哭了起来，要不是被一个过路的农妇（她好奇地看了看我，然后，脸并不朝我，冲着我深深地一鞠躬，就走了过去）看得我难以为情，我会不顾自己这一把年纪，还要哭上好久呢。我真希望一直到我离开这里，就是说，一直到九月份，都保留着这样的心情（当然，我不会再哭了）。如果有一位邻人忽然动念要来拜访我，就会使我不胜烦恼。其实，我这也是多虑，我根本没有什么近邻。我相信，你一定会理解我，凭你自己的经验，你知道，孤独往往对人有好处……经过种种的漂泊无定的生活，我现在需要孤独。

我不会感到无聊。我带来了一些书，而且这里的藏书也不少。昨天我把书橱统统打开，在那些发霉的书堆里翻阅了好久。我发现了好多有意思的书，是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有《老实人》^②七十年代的翻译手稿；有同时期的报纸杂志；有《得意扬扬

① 法语：在远景上画得小些。

② 法国作家伏尔泰（1694—1778）的著名哲理小说。

的变色龙》(即:米拉波^①)和《Le Paysan perversi》^②等等。我还发现了一些儿童读物,有我自己的,我父亲的,我祖母的,你看,居然还有我曾祖母的书;在一本破旧不堪、封面花花绿绿的法语文法书里,用粗大的字迹写着:Ce livre appartient à m-lle Eudloxie de Lavrine^③,署的日期是一七四一年。我看到一些我以前从国外带回来的书,在别的书籍中,我看到歌德的《浮士德》。你也许还不知道,有一个时期我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浮士德》(当然,只是第一部),我对它真是百读不厌……但是在别的日子,别的梦境里,在过去的九年里,我几乎没有摸过歌德的书。当我看到我十分熟稔的这本小书(一八二八年版的一个不好的版本),内心的感受真是无法言传。我把它拿出来,躺在床上开始读起来。那气势磅礴的一幕是多么震撼了我!地祇的出现,他的话,你记得吗:“在人生的浪潮中,在创造的旋风中”,在我心里激起了很久没有体验过的战慄和令人发冷的狂喜。我想起了一切:柏林、大学生时代、克拉拉·施蒂克小姐^④、摩非斯特^⑤的扮演者赛德尔曼、拉德西维尔^⑥的音乐,还有一切的一切……我久久不能入睡:我的青年时代又显现了,像幽灵似的站在我面前;它像火,像毒液似的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的心房扩大了而不肯收缩,有什么东西猛烈地触动我的心弦,各种各样

① 一个隐名的作者写的抨击性作品,译自德文。

② 法语:《堕落的农民》。

③ 法语:此书属于叶夫多基娅·德·拉夫里娜小姐。

④ 克拉拉·施蒂克小姐(1820—1862),德国女演员,以扮演天真伤感的角色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柏林享有盛誉。当时屠格涅夫正在柏林。

⑤ 《浮士德》中的魔鬼。

⑥ 拉德西维尔(1775—1833),波兰音乐家和作曲家,从青年时代住在柏林宫廷中,写有许多浪漫曲,并为《浮士德》写了总谱。

的愿望都沸腾起来……

你看，你的快四十岁的朋友，孤孤单单地坐在他那孤独的小屋里，竟然陷入了什么样的幻想！如果有人在一旁偷偷地看我，他会怎么想呢？嗨，看就随他看吧。我丝毫不会感到难为情。感到难为情——这也是年轻的标志；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开始注意到我是渐渐地衰老了呢？你看，是什么缘故：我现在尽量夸大自己快乐的感觉，压制忧愁的感觉。可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做法恰恰相反。有时，你心里有了忧愁，会把它当做宝贝似的；对于突如其来的快活，反而感到惭愧呢……

话又说回来，尽管我的生活经验丰富，我的朋友霍拉旭^①，我觉得，世上还是有某种东西是我所不曾体验过的，而这个“某种东西”，几乎是最重要的。

啊呀，你看我扯到哪儿去啦！再见吧！下次再谈。你在彼得堡做些什么？顺便说一句：我乡下的那个厨子萨韦利让我向你问好。他也见老了，不过老得并不厉害，他发胖了，皮肤有些松弛。他做的焖葱头鸡汤、花边奶渣饼和酸黄瓜汤还是那么可口。酸黄瓜汤是草原上的一道名菜，吃了之后，你的舌头整整一昼夜都会变白发木。然而他做的烤肉还是烤得那么硬邦邦的，简直可以在盘子上敲打——真正像木板一样。不过，还是再见吧！

你的帕·勃。

^① 这句话借用自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中哈姆雷特的话：“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呢。”

第二封信

同一人致同一人

一八五〇年六月十二日于 M. 村

我亲爱的朋友，我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你听我说吧！昨天午饭前我想出去散散步，但不是在花园里；我沿着进城去的大路走着。没有目的地快步走在长长的笔直的大路上——是令人非常愉快的。好像你是在急匆匆地赶到什么地方去办一件事情。我一看，迎面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不会是来找我的吧？”我心里暗暗担心……然而并不是：马车上坐着一位留小胡子的绅士，我并不认识他。我放心了。可是等马车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这位绅士突然叫马夫勒住马，彬彬有礼地略微抬了抬帽子，又更为彬彬有礼地问我：我是不是某某人？——他提到我的名字。我也停了下来，像一个被提审的被告鼓起勇气回答说我就是，一面愕然地瞧着这位留小胡子的绅士，心里想：“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您不认识我啦？”他说着，一面走下马车。

“不，不认得。”

“可是我一眼就认出了您。”

说来说去，原来他就是普里姆科夫，你记得，是我们从前大学的同学。“这又算得了什么重要消息？”亲爱的谢苗·尼古拉伊奇，这时你一定在想，“普里姆科夫，据我记得，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家伙，虽然人并不坏，也不笨。”就是这样，好朋友，但是你再听下文吧。

“我，”他说，“听说您来到您的庄园，跟我们做了邻居，我非常高兴。而且，高兴的不光是我。”

“请问，”我问，“还有谁这样见爱……”

“我的妻子。”

“您的妻子？”

“不错，我的妻子：她是您的老相识。”

“请问尊夫人的大名？”

“她叫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她娘家姓叶利佐娃……”

“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我不禁叫了起来……

这就是我在信的开头对你说的那个重要消息。

不过，也许你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重要……我只好跟你讲一讲我的过去……过去已久的生活。

一八三……年我们俩离开大学的时候，我二十三岁。你去供职了；我呢，你知道，决定去柏林。可是十月之前在柏林无事可做。我打算在俄国，到乡下去过夏，最后一次好好地逍遥自在一番，然后就该正正经经地开始工作了。上述的那个计划究竟实现了多少，现在这就不必细说……“可是我到哪里去过夏呢？”我心里在琢磨。我不愿意回到自己的乡下去；我父亲逝世不久，我又没有近亲，我怕孤独，怕寂寞……因此，我的一位亲戚，一位表叔邀请我到他在T省的庄园去作客时，我就欣然接受了。这位表叔家中富有，为人善良单纯，生活阔绰，府邸豪华。我在他家住下。他家人口众多，两男五女。此外，他家里老有许许多多的人。宾客不断，然而并不快活。终日闹哄哄的，休想独自清静一会。干什么事都是大伙一齐来，大家都想方设法找点消遣，出些点子，等一天过完，大伙都累得要命。这种生活实在有些庸俗无聊。我已经盼望离开，只等过了我表叔的命名日，可是偏偏

在命名日那天的舞会上我遇到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叶利佐娃，——于是我又留下了。

那时她十六岁。她和她母亲住在离我表叔家大约五俄里的自家的小庄园里。她父亲——听说是一个很出色的人——很快就擢升为上校，如果不是华年早逝，一定会青云直上。他是在打猎时被一个伙伴无意中打死的。他撇下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时，她还是个婴孩。她的母亲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会说几国语言，知识广博。她比她的丈夫大七、八岁，和他是恋爱结婚，他是带她从她父亲家里私奔的。他的死使她痛不欲生，一直到死（据普里姆科夫说，她女儿结婚后不久她就死去），她终身只穿黑衣服。她的脸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富于表情的微黑的脸，满头花白的浓发，一双严肃的、似乎变得暗淡的大眼睛和笔直秀气的鼻子。她的父亲——他姓拉达诺夫——在意大利大约住了十五年。薇拉·尼古拉耶夫娜的母亲是阿尔巴诺的一个普通农家女所生，在生下女儿的第二天，就被她的未婚夫，一个特拉斯杰维林人杀死，因为拉达诺夫从他那里把她拐走。当时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回到俄国，拉达诺夫非但足不出户，连书房也不出。他潜心研究化学、解剖学和中世纪犹太人的神秘宗教学，希望能长生不老，自以为能和鬼魂交往，能召唤亡灵……邻居都把他看做巫师。他把女儿当做掌上明珠，亲自教她学习一切，但是他不能宽恕女儿和叶利佐夫的私奔，他不准他们俩来见他，预言他们俩的生活将是悲惨的，最后，他孤独地死去。叶利佐娃夫人成了寡妇之后，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用来教育女儿，几乎不见客。我认识薇拉·尼古拉耶夫娜的时候，你想想看，她出生以来竟然一个城市都没有去过，连她本县的县城也没有去过。

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和一般的俄国姑娘不同：她身上有着

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征。我和她初次见面时，就因为她全部举止言谈之中的惊人的安详感到惊讶。她似乎不会因为什么事忙乱和惊慌；对别人的问话她回答得简单而聪明，听人说话时精神集中。她脸上的表情就像孩子那样真挚老实，然而有些冷淡和平板，虽然并不带有沉思的神气。她很少快活，她快活的时候跟别人也不一样：这时她浑身散发出一种天真无邪的心灵所具有的泰然自若的神情，这种神情较之快活更令人高兴。她身材不高，体态非常匀称，只是略嫌纤瘦了些，相貌端正柔和，光洁美丽的前额，浅金色的头发，像母亲一样的笔直的鼻子，相当丰满的嘴唇，一双深灰色的眼睛从柔密的、朝上卷的睫毛底下看起来似乎有些过于直率。她的手不大，然而不太好看；有才能的人的手不是这样……的确，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她的声音就像七岁的小女孩那样清脆悦耳。在表叔的舞会上我被介绍给她的母亲，隔了几天，我初次去拜访她们。

叶利佐娃夫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女人，性格刚强，坚定，精神集中。她对我有着极大的影响：我对她既尊敬，又有几分畏惧。她凡事都自有一套办法，对自己女儿的教育也有一套办法，但并不限制女儿的自由。女儿爱她，还盲目地信任她。要是叶利佐娃夫人给她一本书，只要说：那一页不要读，她竟会连前面的一页都跳过去，对被禁止的那一页，更是连看都不去看。但是叶利佐娃夫人也有她的 *idées fixes*①，有她爱好的话题。比方说，凡是能唤起想象的东西她都害怕得要命；因此，她的女儿已经十七岁了，还没有读过一本小说或是一首诗，但是在地理、历史、甚至博物学方面，她常常会使我这个候补博士穷于应付，而

① 法语：固执的想法。

且你也许记得，我这个候补博士还不是最次的呢。有一次我试图和叶利佐娃夫人谈起她爱好的话题，虽然要引起她谈话很不容易：她是非常寡言少语的。她只是摇摇头。

“您说，”她终于说，“读诗既是有益又令人愉快……我却认为，在生活中应该及早选择：或是有益的，或是令人愉快的，一经选定，就永不改变。我也曾经想把二者结合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不是导致毁灭就是导致庸俗。”

是啊，这个女人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正直而骄傲的人，并非没有她自己那一套的狂热和迷信。“我害怕生命，”有一次她对我说。的确，她是怕它，害怕生命以其为基础的那些神秘的力量，那些力量猛冲出来的情况虽不常常发生，但首当其冲的人就要倒霉！这些力量曾向叶利佐娃可怕地显示过：回想一下她母亲的死、她丈夫的死、她父亲的死吧……这会把随便什么人都吓坏的。我从没有看到她露出过笑容。她似乎是自己锁了起来，并且把钥匙扔到水里了。她一生中一定饱受痛苦，从不让人分担：她把一切痛苦都埋藏在心里。她养成了不让感情流露的习惯，甚至不好意思表示自己对女儿的热爱；当我的面她从来没有吻过女儿一次，从不叫她的小名，总叫她薇拉。我记得她说过的的一句话。我曾经对她说，所有我们这些现代人都经受过磨炼……她犹豫了一会终于低声地说，“磨炼自己并没有用，应该彻底改造自己，否则就听其自然……”

去拜访叶利佐娃的人极少；可是我倒常去看她。我暗自意识到她待我不错，而我又非常喜欢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我和她一起谈话，散步……做母亲的从来干涉我们；女儿本身也不喜欢避开母亲，而我呢，也并不觉得有单独谈话的需要。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有一种奇怪的习惯，喜欢自言自语。夜里，她在睡梦

中常常清晰地大声说出白天使她深受激动的事。有一天，她注意地看了看我，像她平时那样，静静地用手托着腮说：“我觉得勃是个好人，可是他不可靠”。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最友好、最平静的关系；只是有一次我觉得，远远的，在她那明亮的牌子的最深处，我仿佛发现了一种异样的神情，一种愉悦和柔情……不过，也许是我看错了。

光阴荏苒，我已经该准备启程了，可是我一直拖延着。我记得有时我想，再过不久我就再也看不到我如此眷恋的这个可爱的姑娘——不禁难受起来……柏林开始失去它的吸引力。我不敢向自己承认我内心发生的事情，再说我也不明白，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心里好像蒙着一片迷雾。最后，有一天早晨，我突然恍然大悟。“你还要寻找什么，”我心里想，“你急着要往哪里去？你反正是掌握不到真理了。留在这里结婚岂不更好？”你信不信，要结婚的这个想法当时丝毫没有使我吃惊，反而使我快活。这还不算，我当天就表明了我的心意，不过不是像应该做的那样，去向薇拉·尼古拉耶夫娜表白，而是去向叶利佐娃夫人表明。老太太对我看了一眼。

“不，”她说，“我亲爱的，到柏林去，再去磨炼磨炼吧。您是个好人，但是薇拉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丈夫。”

我把头低下，涨红了脸，而且，一定会使你更感到惊奇的是，我心里立刻同意了叶利佐娃的说法。过了一星期，我离开了，从此就没有再见过她，也没有见过薇拉·尼古拉耶夫娜。

我向你这样简略地叙述我的奇遇，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冗长啰嗦”的东西。到柏林后，我很快就忘记了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可是，老实说，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关于她的消息，我激动了。一想到她就近在咫尺，她做了我的邻居，我日内就可